

英国前基督徒安东尼·格林信仰经历访谈



身材高瘦，碧眼金发的中年人阿卜杜·拉希姆，性格率直，酷似好莱坞大片中宾虚的样子。他出生在坦桑尼亚，1988年信仰伊斯兰后便在祖国英国宣教。他的打扮给人一种欧洲基督徒描述的耶稣的形象。阿卜杜·拉希姆是在埃及休假期间了解伊斯兰的。在班加罗尔进行《安拉的最后启示》演讲期间，接受了伊斯兰之声的采访，以下是访谈内容。

个人背景：

1946年出生在坦桑尼亚达鲁瑟兰，父亲Gavin Green 是英国殖民地行政官，1976年加入巴克莱银行，后在埃及开设分部任负责人。我在天主教会艾姆培尔福斯学院读书，考入伦敦大学读历史，之后辍学。现供职于英国伊斯兰媒体公司，从事宣教工作，包括伦敦著名的海德堡伊斯兰讲座。

你为何没拿学位？

我在英国教育体系中成长，越来越觉得那完全是欧洲中心论，世界历史似乎也围绕着欧洲的文明展开。我在埃及生活多年，看到了许多只有考古学家才能见得到的宏伟遗迹，发现西方对埃及历史的解释完全是虚伪的。于是我开始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，并且作为佛教俗家弟子生活了三年，同时学习不同宗教的经典和哲学。

直到后来研究《古兰经》时，我才一下子被它吸引了。《古兰经》带来的讯息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，我逐渐在内心确认它就是神圣的启示。我相信除了安拉，谁也引导不了我。只有安拉能引导我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迷上了伊斯兰。

伊斯兰有什么特别吸引力？

八岁的时候，我就对一些基督教义不敢苟同了，《万福玛利亚》这样的诗歌我不能接受，教义说神永恒无限，却又对说玛利亚生出神，仿佛玛利亚比神更伟大。

基督教三位一体概念让我困惑，就好像一片枫叶在三个地方出现一样不合适。尽管教义让我困惑，我还是按英国中产阶级那样用古板的套路回答问题。但当我到了埃及以后，我感到我信仰的危机时刻也已经到来，我有些迷茫了。主死于十字架的概念，赤裸裸地暴露出它与基督徒宣称的主无限永恒的概念之间的矛盾。我突然意识到三位一体的概念和一加一等于三一样荒谬。

西方先入为主的生活安排让我厌恶，难道就这样生活下去吗？我发现欧洲人除了奢华享受外，没有别的追求。

西方对民众的洗脑能力无人能及，导致他们对埃及和巴勒斯坦问题一无所知。复国主义者几个历史政治经济神话就让西方没有了任何异议。一片被犹太人抛弃2000年的土地怎会成为他们的祖国，我也知道现在的犹太人实际上都是斯拉夫人，不是闪族人，巴勒斯坦的土地自古就是一片绿洲果园。以色列一边捏造沙漠变绿洲的神话，一边让周围的果园沙漠化。

当我知道美国在南美培养和支持独裁的同时却在制裁苏联时，我对美国的双重标准和伪善更加失落和厌恶。

埃及和英国的生活有什么不同？

埃及人的生活朴素艰苦幸福，他们托靠安拉，到家就能享受天伦之乐，忘记外边的困难。他们那谦卑不张扬宗教功修帮助他们把困难交给安拉。这些是我在英国所不能看到的，他们浅薄唯物，所谓的幸福非常肤浅，他们的礼拜伴随着歌曲舞蹈，张扬而没有一丝的谦卑。

我意识到西方流行的观点全都是复国主义操控下媒体的附属品，巴勒斯坦问题正是其中之一。我与巴勒斯坦人的对话也呈现了西方人所相信的以色列神话。其一就是犹太人认为有权回到最初的土地，其二是他们自称为闪族后代，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犹太人没有这样的血统。其三是以色列创造的经济和科学神话。

事实上，我从来都不知道巴勒斯坦单方面有什么问题，西方人完全被媒体洗脑了。美国自诩公正，想方设法惩治第三世界违反人权的国家，自己却

在清除拒绝向美国低头的南美领导人。这样的两面派行为，美国媒体从未批判过。

你怎么生活在英国？

西方强调的所谓的个性，与伊斯兰不一致，虔诚的穆斯林也感到别扭。西方的性开放让人难以接受，女孩子十三四岁就失去童贞，一般女孩子都有三四个男朋友。

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遭遇的挑战是，让自己在坚守信仰的情况下，融入这饮酒性开放的社会，不被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，被游离在社会之外。

本文编辑自伊斯兰之声11卷130号1997.11